

在伟人 身边的日子

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

王鹤滨 著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679036

A752

W200

在伟人 身边的日子

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

王鹤滨 著

867903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王鹤滨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455-3

I. 在... II. 王... III. 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66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9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4.2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3.5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目 录

一、陕北时的几次保健任务 / 1

- 出诊叶剑英 / 1
- 为毛泽东检查眼睛 / 4
- 其他要人的治疗和保健咨询 / 9
- 出诊毛泽东 / 12

二、撤离延安开进北平 / 18

- 撤离延安 / 18
- 撤离延安的胜算 / 19
- 李得胜 / 24
- 国际友人罗别愁 / 28
- 开进北平 / 31

三、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 / 36

- 报到 / 36
- “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 / 43
- 眉展丰泽园 / 48
- “有屁就放” / 51

四、毛泽东的工作场所及身边工作人员 / 56

- 红墙大院 / 56
- 菊香书屋 / 61
-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 70
- 静谷 / 77

五、大典之日 / 81

- “一个也不能醉” / 81
- 开国大典 / 87
- 大典之夜 / 95
- 梨园盛况 / 98

六、情之所及 / 104

- 天坛候客 / 104
- 诗表深情 / 108
- 接见程潜 / 115
- 双清别墅待客 / 117
- “他可是个大好人哪” / 122
- 记胡志明 / 124
- “主席叫我接你回去” / 125
- “这是谁来了呀?!” / 127
- 驄马之情 / 130

七、毛泽东以外的四大书记及“彭大将军” / 137

- 朱总司令 / 137
- 少奇同志 / 143
- 周总理 / 148
- 弼时同志 / 156
- “彭大将军” / 162

八、日以继夜 / 168

“你来替我办?!” / 168

对表 / 174

比“规模” / 177

九、保健活动 / 186

独特舞步 / 187

子夜散步 / 190

戒烟“运动” / 194

“李讷病了!” / 197

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 200

紫云轩的灯光 / 200

以书为伴 / 205

十一、毛泽东的谆谆教诲 / 209

星云之说 / 209

“不是你这个办法” / 213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 215

“牵拉槐” / 217

“有你扰乱么!” / 219

“我的卫士上大学了!” / 220

“让他上上当” / 222

“埋头苦干” / 225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调级时” / 228

“祝你们学习胜利” / 229

十二、辩证思想 / 234

“有同一性” / 234

十三、清贫之举 / 239

- “还能穿嘛!” / 239
- 带补丁的衣物 / 242
- “皱皱巴巴”的外衣 / 249
- 夕餐菊英 / 251
- 毛泽东寿辰 / 255
- “吃门前菜” / 259
- 粗米、苦菜 / 262
- 压缩开支 / 267
- 毛泽东的发式 / 270

十四、农民之情 / 273

- 访鱼池村 / 273
- “吴家菜园” / 280
- 到农村去 / 284
- 调查研究 / 289

十五、毛泽东的石家庄之行 / 298

- 夜宿雪野 / 298
- 臭虫事件 / 300

十六、毛泽东的济南之行 / 304

- 筹礼济南 / 304
- 绕路曲阜、泰安 / 307

十七、毛泽东在天津 / 309

- 15斤小米 / 309
- 参观玻璃厂 / 313

十八、毛泽东视察黄河 / 315

- 兵家必争之地 / 315
- 打谷场上 / 320
- “毛主席呀，您来啦！” / 323
- 东坝头探鼠洞 / 327
- 柳园口察“悬河” / 330
- 关怀开封铁塔 / 332
- 登上龙亭 / 334
- “要把黄河的事办好！” / 335

十九、毛泽东视察长江 / 338

- 德州插曲 / 338
- 路过南京 / 341
- 抚今追昔 / 342
- 东湖探友 / 343
- 难下蛇山 / 345
- 在军舰上 / 353
- 黄石钢厂 / 357
- 在南京 / 361
- 拜谒中山陵 / 362
- 拜祭雨花台 / 363
- 参观“总统府” / 364
- 视察天文台 / 366
- “朱洪武倒也不蠢” / 370

二十、为了中华民族 / 375

- “什么联合舰队？” / 375
- 共渡难关 / 380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383

“蒋介石是中国人!” / 385

“我们放了蒋介石” / 387

话评陈独秀 / 388

二十一、雷霆之怒 / 390

“我的事不要他管!” / 390

“九天九地” / 394

二十二、不尽人意 / 400

林彪重病与傅医之死 / 400

关怀的风波 / 407

让她几分 / 411

二十三、毛泽东的儿女们 / 421

毛岸英 / 421

次子岸青 / 432

李敏、李讷 / 438

“不要煞孩子们的风景” / 444

第一章

陕北时的几次保健任务

出诊叶剑英

1945年的初夏，我正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住院医生（眼科）。

校长王斌和副校长史书翰两位领导把我叫到了校部，交给我一个任务，去杨家岭为叶剑英总参谋长看眼疾。

王校长为我派了一匹白色的马，我这位不会骑术的人，第一次上马了，幸好马很老实，年龄也大了，只能走不会跑。我便携带上必要的药品和用具，上马登程了。

我骑着马涉过不深的延河，来到延河北岸，沿着北山南麓通向延安古城的大道，慢慢悠悠地向前晃去。我害怕被跌伤了完不成任务，只好采取了求稳的战术，牢记着俗语所说的：

“不怕慢，就怕站；欲速则不达。”

一个多钟头，我才摇到了杨家



1945年，叶剑英在延安。

岭，叶总长的秘书邱兰标把我安排在一座小山头上的一间平房里。这座山头就在村庄西侧的路北头，山头虽然不高，但路却极难走，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路，每次上下就像爬荒山一样。这山头有一幢对土窑洞来说很别致的建筑物，与土窑洞相比，算是带点“洋”气，这便是叶总参谋长的寓所了。在这幢寓所的西南侧，有小平房数间，也是坐北朝南，我就被安排在最东侧的一间，其他的两间平房则是卫士的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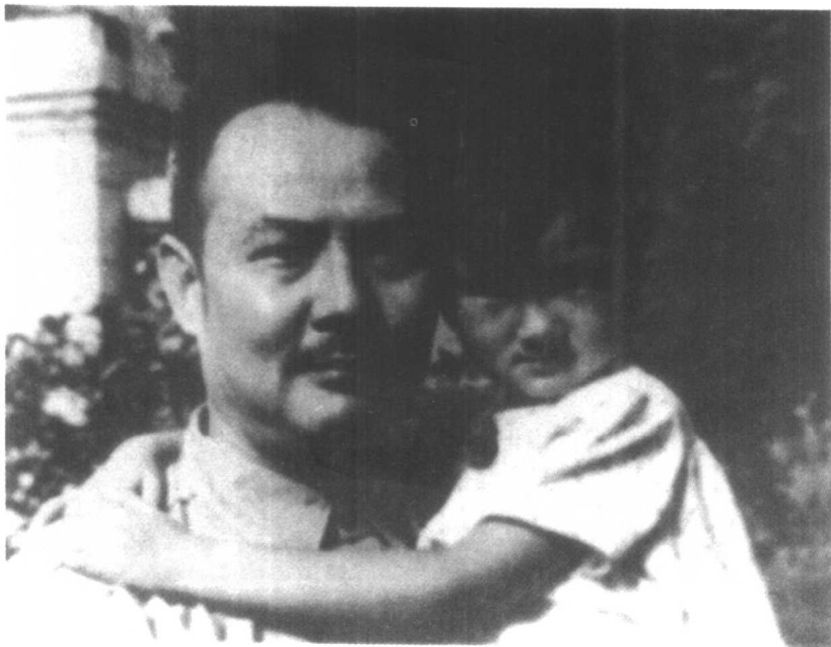
我不知叶总参谋长怎样上下这座山头的。

安排停当后，我每天给他洗眼并上眼药水。

叶总长患慢性结膜炎，这是由于文字工作太多，加上没有合适的老花镜配戴造成的。治了一周后，稍有起色，就算是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叶剑英元帅。

第二次是在成立军委卫生部的大会上，叶剑英总长宣布副科长

√
√ 1945年，叶剑英与爱女。



以上人员的任名单之后，对与会人员做了一次重要的讲话，讲话是针对于当时部分医、药卫生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想改行、不愿做具体业务工作而做的报告。大概是有的人觉得做医务工作没有出息，不如军事干部或政治干部升迁得快；另一方面，是为了宽解一下部分同志的心情，因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一些人受了委屈，心情不舒畅。

叶总长在报告中说：

“……我的家乡，广东省梅县，有一句谚语，叫做‘桐油罐子装桐油’，意思是说，你既然已经在罐子里装了桐油，那就还继续装桐油吧！再改装什么别的油，就不如仍然装桐油好啦。比如，桐油罐子里装上了菜子油或香油就不行了，那菜子油或香油就不能吃了，对吗？不管是什么工作，在革命队伍中都是革命工作，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专业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嘛！”叶总长的比喻生动形象，很有说服力，耐人寻味。听罢报告，我们这些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人员，都风趣地笑着说：

“我们这些桐油罐子，只好装桐油了！”

叶剑英总参谋长对挨了整的同志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情绪很理解。他现身说法地讲道：

“我在苏联留学时，也经过整党，几个大胡子的老布尔什维克坐在那里，像三堂会审的阵势，对我谈话说：‘你在革命的过程中，表现是很好的！但是，你的出身不好，给你个留党察看处分吧！’这真是岂有此理！就是因为我不出身不好，就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个人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有什么办法？革命还是要干的呀！”叶总长说到这里，心情有些激动，甚至带着点愤慨了，接着他缓和了一下情绪，用温和的口吻说：

“事情不是也过去了嘛！我叶剑英还不是我叶剑英？如果耿耿于怀，又会怎么样呢？有时在革命的队伍里，也会吃到苦头的，我看挨过整的同志，还是要把胸怀放宽一些，迎接历史交给的新任务吧！”

为毛泽东检查眼睛

1945年的9月，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兴奋、愉快、紧张地收拾行装，准备下山时，军委卫生部的医政科长戴正华来到医大驻地柳树店。在忙乱的人群中，副校长史书翰把我找来，介绍给戴正华。在校部门前的小溪旁，戴正华跟我谈话。

“你是王鹤滨同志，我是来调你和范泗水同志去军委卫生部工作的，学校已经同意了，也可以说是他们推荐的。”戴正华面带笑容、开门见山地说。我一听，心里就发毛了，心想大家都下山了，让我留在延安，感到自己窝囊。

“戴科长，我不想去，我找校长去，我要下山！”说不出来的一种冲动，好像只有下山才顺气。但下山去干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大家都下山，我也应下山。

“那不合适吧。组织上培养了你那么多年，就不服从组织分配工作？……”戴正华不紧不慢的几句话，把我说服了，跟戴正华去了军委卫生部医政科。

军委卫生部设在蓝家坪，距柳树店约20华里。我在医政科当了科员，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门诊部主任由医政科的副科长鲍敬桓担任，副主任是牙科医生李得奇。

我随科长戴正华到中央医院搞了一次调查，也曾在中央医院护训班临时担任教员。

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工作。那时我是中央卫生机构中惟一的一位眼科医生，也就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根据停战协定，在美国参与下，建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立在北平。这样一来，我方就可以从过去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得水泄不通的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古城延安直航北平了，经常有我方人员来往飞行于延安与北平之间，

也算是打开了一个窗口。

那时，我们不少年事已高的各界领导，都需要配戴合适的“老花镜”，才能顺利地完文字工作。但由于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配镜问题得不到解决，北平“调处”成立后不久，我这位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就忙碌起来。

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第一次带我去看毛泽东是在1946年初夏，尚是陕北的枯水季节。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手提着配镜盒，跟在傅连璋的后面，离开驻地蓝家坪，顺着河床底踏出的小路，向东南方向的王家坪走去。河床里的水很少，一会儿细流钻进河床底下，一会儿又从河石下流出，断断续续地流淌着。主河道的水也很浅，但很清澈，时断时续，弯弯曲曲地顺着河床向前流去，直到宝塔山下，在那里与由西向东奔流来的河水相汇，汇成延河的主河道。据说这就是杨家将把守的三关口。在王家坪以南便是杨家岭，还有点将台、石雕人、马像等，可能有点来头，所以那些说法也不像是牵强附会。

我俩走着，遇到没有露出水面的石头，就涉水而过。傅连璋不健谈，这可能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我呢，为了减少寂寞的困扰，心情想轻松一点，便轻轻地哼着《信天游》。我喜欢陕北《信天游》高亢、豪迈的唱腔，带着浓厚的黄土地气息。

蓝家坪离王家坪只有三里来路，一踏过河去就不远了。

王家坪坐落在清凉山麓，西射的阳光把王家坪照得非常耀眼秀丽，山的阴影向东伸展，与西山坡上被阳光涂抹的树木、庄稼、野草、村舍，成反差极强的明暗对比，使王家坪这个小小的山村显得格外生机勃勃明媚多彩。傅连璋指了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单层建筑说：

“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房子。”

我顺着傅连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处别有风格的建筑物，外围四四方方，似一处普通的平房，从部分房顶看，又像是由砖窑组

成。这座小小的建筑，坐北向南，大门开在东南面；房前是一块场地，算是无墙的院子，大概是毛泽东在工作间隙散步的地方；再远一点是一片小树林，树木不大，也就是近两三年种植起来的，但毕竟已经成林了。我了解到这是毛泽东的风格，总在住处周围种种树，摆上石桌。蝉鸣声、鸟啼声，清晰可闻，倒真有些田园风味了。

这所建筑物的东南侧，也就是无墙院子的东面，长着一棵大槐树，腰身粗壮，枝叶茂密，绿阴如盖，似一顶大伞。紧挨着大树干的西侧，有一块架起来的石板，约一米见方，一尺多高，算是桌子，桌旁放着几块从河滩里拣回来的大鹅卵石，算是小凳子了。桌子也好，凳子也好，没有人工的雕凿，任其自然，连桌面也是七出八进的，不成方圆。这些，构成了乡间野趣。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好像是刚刚从屋子里走出来不久，大概是想清闲一会儿，在院子里随便走动。她身着灰色的旧军装，未戴军帽，腰间系着皮带，显得干净、利落。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在布草鞋的尖端，各缀着一个粉红色的线绒球。

傅连璋看到了江青，急忙向前快走了几步，向她说明来意，并用手指了我一下说：

“那位是王医生。”

因为我落后了几步，同时，当傅连璋快步走去与江青打招呼时，我迟滞在门口，所以没有跟上前去与江青打招呼，也没有说话。江青不冷不热地对傅连璋说：

“主席在，你们去吧！”

傅连璋退回来，带着我走进了大门。一排平房由三孔砖窑组成。一进门作为过厅的是一个南北向的窑洞；在过厅北面的西墙上，露出第二个门来，从这个门进去就是一孔东西向的窑洞，这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北面开窗。在这间窑洞的中间偏南，顺长轴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它的周围放着些椅子，占去房间的大部分，这大概是为开小型会议准备的。在这间窑洞的西头靠北窗，放着一张写

字台，桌面上放着许多文件，大概是把批阅过的和待办的文件分放于东、西两侧了。

毛泽东正坐南向北伏案办公，把处理过的文件从西侧放到东侧。

这东西向的窑洞南墙西侧也有一个门，里面大概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了。

我们的到来，打断了毛泽东的工作，他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侧过身子向前走了两步，傅连璋赶紧跨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用手势和目光向我们打招呼，在他那尚未消失沉思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但他仍然双眉紧锁，似有重任未酬。大概他正在为着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考虑今后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仍旧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面容比1943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给我们讲话时还显得疲倦些。1945年秋天，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虽然达成了协议，可是蒋介石利用北平调处的时间，积极调兵遣将。

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正在酝酿着。在这决战前夕的寂静、平和的气氛中，毛泽东更加辛苦了。

傅连璋向毛泽东报告了来意。这时，我才知道，事先并没有告诉毛泽东要给他检查眼睛，我想是怕他因工作忙而会拒绝检查，所以傅连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使毛泽东不好推却。协商的结果，毛泽东同意检查。傅连璋闪过身去，高兴地把我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双手握着他那只又大又厚的右手，竟忘记了向毛泽东问好。

“多大岁数啦？”毛泽东大概看着我的长相年轻，慈祥地问我。

“22岁。”我恭敬地回答。

“在什么地方学的医呀？”毛泽东又关心地问。我想，可能因为给他看病的医生几乎都是与他年龄相近的人，可今天怎么来了个“娃娃医生”。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我的话音刚落，傅连璋马上补充说：

“主席，是咱们自己培养的。”

“好！”毛泽东听后说出了一个字，像是赞许，像是鼓励，又像是同意了给他检查眼睛。那意思像是：“好，来检查吧！”接着毛泽东催促着问道：

“怎么个检查法呀？”说罢，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办公桌，大概那里尚有亟待批示的文件。

我布置好视力表，检查了远距离视力，又测定了近距离视力，然后选配镜片。此时，毛泽东坐在检镜盒前，插话说：

“哟！还这么复杂呀！”看来毛泽东还在想着办公桌上要处理的文件。

“很快就要完啦！”傅连璋忙接过话回答。我察觉到，我们的到来打断了毛泽东手边的工作，这次他被动地接受检查眼睛，他并未感到需要，我一检查完毕，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你的眼睛有轻度近视，要配眼镜吗？”

“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他和蔼地说完，就向办公桌走去。

这时，邓子恢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看到我们给毛泽东检查完眼睛尚未离去，就没有急于开腔。

毛泽东的幼女，五六岁的李讷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从寝室里跑了出来，向她爸爸的怀里扑去，偎依在他的身旁，毛泽东面部又挂起了笑容，这天伦之乐轻轻地平抚了一下他那紧锁的双眉。

邓子恢亲昵地用手抚摸了一下李讷的头，笑着说：

“哟！我们的小公主啊！长大后谁敢来娶你呀！”

我们告辞了。毛泽东一边把我们送到门口，一边说：

“不远送了！”我们握别了毛泽东，目送他回到办公室。